

不被隱藏的光

· 陳尚勇 ·

B-17G型轟炸機「Mi Amigo」機組

民國八十年左右，由蘇格蘭導

演麥克·卡頓瓊斯（Michael Caton-Jones）執導，以西元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隸屬美國陸軍航空隊第八軍三〇三轟炸大隊B-17F型轟炸機「曼斐斯·貝爾」（Memphis Belle）號十名機組為主題改編的電影《英烈的歲月》（Memphis Belle），是部膾炙人口且易令人會一看再看的作品。

這是當年駐紮英國投入歐洲戰場的「曼斐斯·貝爾」號機組員，在經歷二十四次轟炸任務毫髮無傷後，依當時美軍的規定，只要再完成一次任務，便可以從歐洲戰場凱旋歸國；然而，卻在第二十五次出擊，執行轟炸德國飛機工廠任務回程時，遭到德軍戰鬥機攻擊，「曼斐斯·貝爾」號上的無線電操作員受到了重傷，生命垂危，且機體嚴重受損的真實事件。

西元一九四二年，當二戰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美國派出大量轟炸機空襲德國，德國即便在東線持續苦戰，然而本土的陸、空防衛兵（火）力

仍依舊可怕。

據當時盟軍的統計，對歐陸轟炸的飛機折損率是百分之八十，「曼斐斯·貝爾」號在當時是相對幸運的一架，除了在前二十四次任務中，不但沒有被擊落，十名機組員也無一陣亡或受傷。

《英烈的歲月》電影配樂的風格，顯得溫柔與開闊，和一般戰爭片有很大的不同。古老的聖歌〈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被大量地運用在演員之間，每當出任務時，機組員就都會大聲歌唱這首歌。

軍旅生涯中，每每遇到「天兵」和「聯雲」等演習，C-130H型機需探大兵力編隊飛行時，於晨曦裡，我搭乘著中車上場至機堡（坪）登機飛行的途中，腦海裡總會浮現《英烈的歲月》電影情節中機組員上場的片段，進而不禁哼著這首熟悉的旋律。

此外，貫穿這整部電影的主要旋律，還包含了改編自著名的英國民謠〈丹尼男孩〉（Danny Boy）。這是一首流傳於北愛爾蘭倫敦德里郡的著

名民間小調，也是愛爾蘭民族人人皆知的一首旋律，甚至有「第二國歌」之稱。歌詞講述一位父親送兒子奔赴戰場的不捨與歸盼，暢想著兒子歸來故土時的彼時此地，送別最後，內斂的父親終於說出了埋藏心裡已久的一句「Oh, Danny Boy I love you so.（喔！丹尼男孩，我是如此的愛你。）」因為父親知道這一分離或許就是永別。這樣真摯深情的歌詞，不免令人潸然淚下，在殘酷的戰爭下，也彰顯這首歌旋律凄美的意境。

「曼斐斯·貝爾」號終究在西元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成功地完成第二十五次任務。在這二十五次的任務中，「曼斐斯·貝爾」號上的砲手至少擊落八架敵機，另外可能擊傷五架；轟炸成效和戰果更是顯赫，它在法國、德國和比利時等國家上空投下超過六十噸炸彈，摧毀了德國補給站、鐵路轉運站、飛機工廠與各類軍事基地。

在二戰期間的歐洲上空，同盟國與軸心國共有五十萬名青年參戰，其中約有三十萬人流灑長空、捐軀於藍天之上，也包含了與「曼斐斯·貝爾」號同隸屬於美國陸軍航空隊第八軍的B-17G型轟炸機「我的朋友」（西文為Mi Amigo）號機組。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美國陸軍航空隊第八軍與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發起了一連串對納粹德國的突襲戰略轟炸，其目的是藉轟炸位於德國空軍在占領區丹麥奧爾堡的拉夫特瓦夫（Lufthaffe）基地，這是納粹德國的航空工業重鎮之一。美軍轟炸機負責白天攻擊而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則在夜間襲擊，以創造同盟國獲得絕對的空中優勢，增加日後「諾曼地」登陸的成功公算，這個行動被稱為「大星期（Big Week）」或「爭論行動」（Operation Argument），這是整個戰爭中最關鍵的時期之一。

事實也證明，納粹德國失去了拉夫特瓦夫基地中大量的飛行員與戰鬥機，有效地削弱了德國空軍的戰力。而當時駐紮在英國英格蘭東部北安普敦郡（Northamptonshire）三〇五轟炸大隊的「我的朋友」號機組，參與了這個行動。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來自包含「我的朋友」號機組在內，隸屬第三〇五轟炸大隊的二十七架B-17型轟炸機與第九十二轟炸大隊的三十六架B-17型轟炸機依計畫執行對拉夫特瓦夫基地的轟炸任務。

然而，丹麥奧爾堡的目標區被大

霧覆蓋，致使投彈手（航炸官）無法精確定位所要轟炸的目標，在此同時，這個編隊群很快發現自己陷入了納粹德國防空砲火的攻擊中。

編隊中至少有三架B-17型轟炸機被擊落，機上大部分的機組人員當場陣亡，其他的則在跳傘後，被德軍俘虜成為戰俘。編隊群領隊斷然下令任務中止，脫離目標區並朝著英國的基地返航，同時決定為避免傷及無辜，不讓地面平民冒著受傷之危險，因此命令倖存的轟炸機於返航途中經北海上空時，再將機上的炸彈投下（「我的朋友」號機組攜帶炸彈總載重為四千磅）。

當美軍B-17型轟炸機編隊群於一萬九千呎高空持續往北海飛行時，又再次遭到德國空軍Me-106戰鬥機的攔截攻擊，「我的朋友」號上的砲手雖擊落了一架來襲的戰鬥機，但該戰鬥機也擊傷了他們的座機。

「我的朋友」號受損的發動機冒出了濃煙，但仍奮力地飛越海洋，想返回位於北安普敦郡的基地，但「我的朋友」號因受損較為嚴重，已慢慢地脫離了編隊群。

當「我的朋友」號飛抵英格蘭約克郡的海岸後，卻發現全地皆被雲層所覆蓋，機長約翰·克里格肖瑟（

John Kriegshauser）中尉竭盡所能地維持著飛機的操縱，發動機的動力正在迅速消失，因為只剩下一具發動機在正常運轉。

「我的朋友」號正在尋找一個安全的著陸點，因為他們急需一個地方能夠讓他們能夠迫降。約翰·克里格肖瑟中尉開始小心翼翼地下降高度，穿越雲層後，在雪和雨夾雜中，映入眼簾的是房子、道路和一個公共遊樂區，區域內有河流、綠地、樹林還有孩子玩樂設施的恩德克利夫公園（Endcliffe）。

機組員發現他們正飛越一座人口及建築密度極高的工業大城，一個位於基地西北八十英里處南約克郡的雪菲爾市（Sheffield）。

當時年僅八歲的男孩東尼·福爾茲（Tony Foulds），與他九歲的朋友正在公園玩耍，與此同時，還有另一群孩子在踢足球。

現年已高齡八十三歲的退休工程師東尼·福爾茲回憶過去時說道：「他看見一架受到毀損的美軍轟炸機從頭頂飛過，飛行員向他們揮手，我與朋友也一同揮手回應；不過等到飛機越來越靠近時，我才看到轟炸機正在大量漏油，甚至能夠從被毀壞的機尾看見陽光穿透過來。」

恩德克利夫公園的綠地是「我的朋友」號唯一可以迫降的地點。

約翰·克里格肖瑟中尉向孩子們揮動雙臂，其實是試圖要把孩子們從綠地裡趕走清空，在盤旋了三次之後，勉強避開了孩子們以及附近的房屋和道路，「我的朋友」號最後墜毀公園附近約一百碼外一個樹木繁茂的山丘上。

直到多年後，東尼·福爾茲才意識到為什麼美國飛行員一直在揮手，他選擇犧牲自己的機組員的生命，而不是讓地面的孩子冒險。

「他們本可以拯救自己。」東尼·福爾茲是這麼說道。

當消防隊員趕到現場時，發現失事地點的樹木被連根拔起，被壓在墜毀的轟炸機下面，飛機殘骸散落在山坡上，大約二十名消防隊員奮戰了一個多小時才撲滅大火，十名機組員全部罹難，然而地面沒有任何一個平民受傷或死亡。

英國皇家空軍協會雪菲爾分會的戈登·恩斯沃思（Gordon Unsworth）說：「這些人爲了正義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你們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被隱藏的。」馬太福音五章十四節。西元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爲紀念與追悼這十名機

組員，當地人們建立紀念館和種植了十棵美國橡樹（*Quercus cocinea*），包圍著石頭紀念碑，也自那一年起，每年舉行一次紀念活動。

東尼·福爾茲每年曾數百次造訪這座粗糙的石頭紀念碑，保持清潔並照料這個紀念館超過一甲子。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我的朋友」號失事七十五週年紀念，格林威治時間八點四十五分，美國空軍和英國皇家空軍包含F-15E型戰鬥機、颶風型戰鬥機、MC-130J型機等，編隊飛過英國雪菲爾市的恩德克利夫公園，向「我的朋友」號機組致敬。追悼會和獻花圈儀式也於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一點十五分在恩德克利夫公園舉行。當F-15型機飛行編隊在雪菲爾上空飛行而過時，或許那架墜毀的轟炸機仍在福爾茲心中翱翔。

東尼·福爾茲的女兒說：「我們每天都在聽他說這個故事，他不會停止說下去的，因為我爸爸很高興、也希望看到其他人被這件過往舊事所感動。」

「我的朋友（Mi Amigo）」號是一九四四年二月第三週在「大星期（Big Week）」或「爭論行動（Operation Argument）」損失的兩百二十六架重型轟炸機其中之一。

向天空

· 林信涵 ·

許願的孩子

我拿起希望的墨筆
炙烈立足的春苗
以飛鳥的銀光
璀璨夢想起飛的企盼
我向無窮的陽光許願
繽紛翱翔的色彩
以湛藍的墨水
書寫這片天空盛綻的喝采
徐徐的風聲帶我放眼世界
翠綠冰心的枝桠
以春春的膽量飛躍
天馬行空所指的浩瀚宇宙

